

厄纳得山，一个能和死去的人重逢的地方，发生了一起命案，
身在圣地的173个人，每个人都有杀人的嫌疑……

死亡圣地

〔日〕恩田陆 著 许译兮 译

ネ ク ロ ポ リ ス

人到底是适应性强，还是善变呢？

在其他地方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在某个地方就会成为看不见的束缚——在空气里，
在人们的对话里——生出绝对的抑制力和强迫观念。

中国工人出版社

死亡圣地

〔日〕恩田陆 著 许译兮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圣地 / (日) 恩田陆著; 许译兮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08-7050-0

I. ①死… II. ①恩…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0407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720 (上) 01-2017-7719 (下)

NECROPOLIS(JOU)

by RIKU ONDA

Copyright © 2005 RIKU ONDA

NECROPOLIS(GE)

by RIKU ONDA

Copyright © 2005 RIKU ON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 Inc.,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e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死亡圣地

-
-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512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 1

第一章 去往厄纳得山的慢行船 / 3

第二章 境界线上的凶杀案 / 36

第三章 第一夜，第一次遭遇 / 56

第四章 在不可思议的国度的最高处 / 89

第五章 关于蛋、蛋包饭和猫的问题 / 126

第六章 古典文学的考察 / 156

第七章 一连串的疑问 / 191

第八章 被封住的女人 / 206

第九章 世所罕见的奇妙晚餐 / 234

第十章 圣者和死者的幕间 / 2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圣地 / (日) 远藤周作著, 陈译千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059-7950-0

I. ①J... ②J... ③J... ④J... ⑤J... ⑥J... ⑦J... ⑧J... ⑨J... ⑩J...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0000号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原书出版信息: 远藤周作, 1913-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第十一章 提灯和罐头 / 281

第十二章 前往地下之旅, 始于地下之旅 / 303

第十三章 在黎明的夜晚 / 341

终 章 / 371

后 记 / 373

附 录 维国究竟在哪里 / 375

楔子



两个女人站在凉意袭人的露台上，仰望天空。

一个不到二十岁，另一个看上去三十过半。两个人的容貌有些许相似。

“看，是燕子！”

那个年轻的女孩忽然伸出手，指向微阴的天空。

“哦，是吗？好兆头啊，人们都说，南飞的燕子会带来许多‘客人’呢。”

“咦？不好意思，我弄错了，是喜鹊。”

“不会吧，喜鹊不是温暖地方的鸟儿吗？”

“也有可能在这里出现的。因为暖流的关系，海滨沿岸有时会变得特别温暖，可能会出现喜鹊。这是地理老师说的。”

另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在屋里来回走动，她瞪着她们两个：“快点儿到桌子这边来，别总是三心二意的。”

“啊，不好意思。”

“哇，是西边的风，云彩在动呢，好美啊，看着云彩飘动的样子真的好激动！”

“我说过了，快点儿！”

正望着天空陶醉的年轻女孩耸了耸肩，拉了拉对襟开衫，整理了一下披肩，回到屋中。

女人们清清嗓子，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坐到朝着露台平行放置的一张桌子旁边。

桌子两端的蜡烛亮着，微风从敞开的露台拂进来，烛火轻轻摇曳着。三个人坐在桌边，每人面前都有一个鲜艳的朱漆碗扣在桌上。蜡烛的火焰在碗的表面映出一个朦胧的光点。

“今年该是肯特叔叔了。”

年轻女孩缓缓地低声说。旁边的女人哼了一声：“怎么说今年都该是仁左卫门爷爷。”

“嘘！安静！陛下荣光永驻，格言长存！”

满头银发的女人发出庄严的低语，另外两个人也轻声唱和着：

“陛下荣光永驻，格言长存。”

沉默笼罩了整个房间。

遥远天空的一角掠过一道微光——一声宣告秋去冬来的混沌的雷声响起。

一股潮湿的空气涌进屋中。

女人们紧锁眉头，全神贯注，似乎没有听到远方的雷声。

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浓密而又紧迫。

三个碗开始摇晃起来。开始时声音十分细微，几乎听不到，然而，那叩击桌面的幅度渐渐扩大，最后简直响彻整个房间。

突然，一声脆响，好像树果在火中爆裂一般，桌上的碗一个个跳了起来。

“哦哦！”

女人们小声惊叫着，睁大眼睛，站起身来，椅子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

她们一起弯下腰，凝视着掉落在地板上的碗。

然后，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张脸上都是一副困惑的表情。

“没有。”

“没有啊。”

“蛋在哪里？”

“简直不敢相信，每一个都是空的。”

“怎么会这样？”

猛地，窗外轰隆一声巨响，好像混沌的世界被撕裂开来。

三个人的眼睛都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过去。

那是远方的雷和闪电。一瞬间，屋中的女人们惊得变了脸色。

女人们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窗外。

终于，银发女人声音嘶哑地低语道：“究竟是谁？”

没有人回答这个迷茫的声音。

第一章

去往厄纳得山的慢行船



厄纳得山在这个岛的西北部。

码头上熙熙攘攘，许多人带着家人在这里等待登船。

说是码头，其实只是一段河岸。本来距离就不太长，今天又是开闸的日子，因此显得有些拥挤。岸边的咖啡馆家家客满，有送行的，有家人聚会的，有看热闹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像背景音乐一样充斥着每个空间。

秋去冬来的季节，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好天气。白云缝隙之间露出的天空，蓝得好像印象派的油画，正适合出门旅行。

喧嚣。正是喧嚣。兴奋，期待，还带着些许畏惧——人们对于即将开始的活动的这种反应，正像是迎接节日庆典的那种喧嚣。

一个身材细瘦的年轻人，沉浸在这样的感慨之中，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四下张望。他兴奋的脸颊露出蔷薇的淡红色，使那张白皙的面孔看起来像个小男孩似的。他优雅的容貌里显露着知性和教养，还有一个年轻人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光辉未来的一种矜持，以及与生俱来的笃志专一和周到谨细。

似乎是因为太过热衷于观察远处的情形，他对自己身边的事就有些漫不经心了。就像现在，一个褐色头发的少年，像只小松鼠，正紧盯着他的衣兜。当然，他并不是想偷东西。看样子，他倒像是要把自己手里吃了一半的薄荷冰激凌放到年轻人的上衣口袋里。

“淳！小心！”

突然，一个清亮的声音传入耳中，年轻人不由得一惊。

知道自己的恶作剧被看穿了，少年赶紧溜之大吉。

“马蒂亚斯！你下次再胡闹我决不放过你！我要告诉你妈妈，罚掉你的冰激凌钱！”

那少年已经远远地跑开，听到这个严厉的声音连头也没回，只应付了一声：“嘿，我得走啦。”

年轻人被周围的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嘴唇凑到那个将丰厚浓密的黑发在脑

后盘成圆形发髻的女子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女子目光锐利，盯了他一眼：“叫我真理子。”

“他做什么了，刚才那个孩子？”

“你别心不在焉了，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衣兜吧。马蒂亚斯最爱往别人衣兜里放东西了。去年有一个老人，被他在衣兜里放了只蝙蝠崽儿，吓死了。有两个男人，被他在衣兜里放了烟花，烧伤了。有一个女人，被他在衣兜里放了只青蛙，吓晕了。至于往人家衣兜里倒点儿鱼肝油啦、麦片粥啦，简直就是太稀松平常了。”

“啊，那个孩子也要上船吗？”

“田中一家要上另外一条船，到那边以后应该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吧。你得好好记住他的样子。东京也许是个优雅的地方，可是在厄纳得山生活，你必须机灵点儿。”

“我会小心的。”

被叫作淳的年轻人有些无精打采，偷偷瞟了一眼面前的女子。因为当时是千求万求人家才答应跟自己一起来的，所以现在人家说什么自己就得听什么。

“真理子，不要对淳那么凶嘛，人家可是年轻有为的大才子呢。”

一阵怡人的芬芳袭来，一个有着一双黑色大眼睛的短发女孩走过来挽住淳的手臂。淳脸红了。

“哎哟，羽奈，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去看船了。快点儿去咖啡馆吧，篠田教授一定等了好久了。”

“是啊，琳德姑姑一定也是的，我们已经迟到 20 分钟了。”

被两个精力旺盛的女人拖拽着，淳一脸不知所措地走在石板路上。尽管淳的身材比她们高出一头，但看起来倒是淳被她们带领着的样子。

“这时候总是这么热闹吗？就像节日庆典似的。”

为了不让自己被两个女性头发中散发出的甜香气息弄昏了头，淳努力保持着清醒，询问道。

羽奈扑哧一声笑了：“是啊，这就是节日庆典啊，很久以来亡灵节就是节日了。招待‘客人’们需要热情的群众。在圣路易斯，会有乐队演奏《圣者的行进》；在墨西哥城，人们会准备色彩鲜艳的骷髅人偶和糖果点心来迎客。当然会这样啦，‘客人’们就喜欢热闹的地方。”

“没感觉热闹得有点儿过分吗？”

淳带着一丝不满，悄悄看了一眼笑语嫣然的羽奈的侧脸。

“咦，淳，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热闹吗？”

真理子眉头微蹙，看着淳的脸。

“我不知道。”

真理子望着前方，压低了声音：“今年的亡灵节已经开始了。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出来，是因为大家期待见到‘客人’，都很兴奋。这里已经是厄纳得山的入口了。”

“入口……”

一瞬间，淳似乎感到周围的熙熙攘攘染上了一层异样的气氛。

人们的笑容似乎像纸糊的人偶一样空洞，嘈杂的话语声似乎也带着某种邪恶。

好像是为了缓和淳所受到的冲击，羽奈用明快的语调说道：“而且，今年大家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奋。毕竟今年出了那么大的事，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当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往厄纳得山。”

“什么事件？”淳好奇地问。

听到淳这样问，真理子和羽奈同时转过头来，满脸讶异地盯着淳。两个人看起来都和平时有些不同，这一点倒是很像。

“你不知道，在日本也有报道吧？”

“东京大学的研究室里没有电视机吗？真没想到，难怪你这个大才子什么都不知道啊。”

“嗯，这个……”

发现淳真的是一无所知，她们露出了怜悯的表情。虽然知道自己就是对社会热门话题之类的不感兴趣，但在两个风华正茂的女性的注视下，淳还是觉得有些尴尬。

羽奈面色肃然，说道：“‘嗜血狂杰克’。”

“好久不见，真理子，羽奈，你们两个真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了。”

“谢谢，教授，您精神也很好。”

一家红砖建造的古旧的咖啡馆，屋子靠里面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和一个满头银发的丰满女人，等候着淳他们三个的到来。

“噢，教授，您在喝什么？”

羽奈瞅着教授面前的杯子。

“嗯，是炼乳加绿茶，最近我特别喜欢喝这个。”

“好像卡路里很高呢。”

“不过闻上去味道不错。”

“噢噢，羽奈的衣服很有怀旧感啊。”

看羽奈脱下外衣，露出一身红色花格纹连衣裙坐到桌旁，教授动了动鼻子。

“都说流行是循环的，这线型，真是和从前一模一样啊。”

银发女子琳德也表示同意。

“教授，最近有个乐队，就是以花格纹的衣饰为卖点的。演唱会现场的女孩子们都戴着花格纹围巾呢。”

“噢噢，最近流行那个什么风格吧，叫什么来着？”

“怀古主义？”

“是复古主义吧。”

真理子解下围巾，从旁说道。

“教授的外衣也是复古风格的？我在百科事典上看到过这个，叫披肩外套，是吧？”

羽奈的目光投向外衣架上挂着的一件V字纹织大外套。

“我这可不是复古主义，我每年都穿这件的。”教授有些哭笑不得，“我只是向夏洛克·福尔摩斯表示敬意。”

“喂，你们倒是向教授介绍一下淳啊。”

琳德看到淳一脸紧张地坐在那里，拍了拍真理子的肩。

“哦，对了，淳，不好意思啊。篠田教授，这位是这次和我们一起去厄纳得山的淳一郎·伊藤，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化人类学……呃，是文化人类学吧？”

“是，我是比较靠近民俗学方面的。”

“哦，是在攻读民俗学方面的文化人类学。”

“他拿到进山许可证了吗？”

“他是我们的亲戚。我们家的亲戚真是遍布全世界啊！有那么多从未见过面的表兄弟，再加上婚姻关系复杂，简直理不清。”

“不过，我们的血缘关系已经在区政厅得到证明了。没有任何问题。”

羽奈把握十足的样子。

“最近各国的学术调查团都想进入厄纳得山，政府出于保护居民隐私的考虑一概拒绝。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通过各种手段潜入进来，所以资格审查一年比一年严格。现在能拿到许可证太不容易了。年轻人，进山许可证就好比是你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拿到入场券，你可要珍惜啊。”

教授正面直视着淳的脸。淳被他看得有些惶恐。

“嗯，不过，血缘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或者说遗传。”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年轻人，我从第一眼看到他就在想，他到底像谁。”

“你说淳？哎，他像谁呢……他和我们一族有些不同。虽然说在我们国家，广义上来说大家都像亲戚一样。”琳德一边吃着黄瓜三明治一边轻声说。

忽然，教授似乎恍然大悟，啪地拍了一下膝盖：“我知道了，肯特，他像肯特。”

“啊？”

围桌而坐的三个女人同时扭头看向淳，淳顿时觉得奶茶都要倒流到鼻子里去了。

琳德感慨不已：“天哪，真的，怎么回事，我竟然没想到。”

“肯特叔叔……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的确是像。”

真理子和羽奈也发表意见：“是啊，长得是很像，气质上再刚强一点儿、精悍一点儿，就更像了。”“还有，再野性一点儿。”

“肯特叔叔？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现在在哪儿？”

淳忍不住叫起来。可是，另外三个人只管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眼睛像”“鼻子像”“头顶心的发旋儿像”，大家各抒己见，谁也顾不上回答他。

“肯特叔叔是个有些不可思议的人。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见过他，他失踪了。”

总算羽奈想起了淳的问题，答道。

“失踪？为什么？”

“这个嘛，他本来就性格古怪。”

真理子从盒里取出一支烟。那是一个白色的小盒子，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印记。

“是 HOPE 烟呢，你怎么买到的？”

“我让淳给我买的。”

“那个肯特叔叔，他失踪的时候多大岁数？”

“当时三十六，不，好像是三十七。”

“他像一股烟一样消失了。水闸明明是关着的。”

“道路上还有巡逻的警察。”

“你是说，他一下子就消失了？”

好像这三个女人之间已经习惯了这样聊天，你说一句我接一句。淳心想，要在她们的聊天过程中找准插嘴的节点，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真理子点上烟，吸了一口，答道：“是的。十年前，就在亡灵节期间，肯特在厄纳得山消失了。”

日落很迟。人们在岸边闲聊着，等待黄昏的到来。

对岸古老的森林，浸没在橙色的光辉之中。一直望着眼前的景色，不经意的话几首感觉不到太阳已经渐渐向西边落去，待到察觉，屋中已经变得昏暗起来。

出发去厄纳得山的时间定在傍晚六点到夜晚十点。

“为什么要定在这样一个时段呢？”

发现黄昏渐渐临近，淳这样问道。不知什么时候，红茶换成了黑啤，肚子也咕咕叫了。

淳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梦中。一直梦想到这里来，而现在，自己就站在梦的入口，马上就要进入梦境里面了。

窗外的景色就像一幅缓缓展开的古老的风景画，这让他真切地感到，自己身在远离东京的维国。

“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黄昏是‘逢魔时刻’，是生者与死者的界线，自然就选在这个时间段出发了。所以喝一点儿酒为好——这种时候，就是日常与非日常的界线吧。当然，也许只有我自己这样想。”

真理子轻啜着啤酒的泡沫，低声说。她喜欢喝酒，酒量也相当不错，不过醉酒不适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可怕，这是羽奈凑到淳耳边悄悄说的。

“你好像并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教授那边，两品脱啤酒已经下肚了。淳斟酌着，缓缓答道：“是，这一点我承认。可是，我觉得除了维国人之外，其他人也都和我相差无几。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研究过关于厄纳得山的问题。或者，不如说，它被视为禁忌，也有人认为，它只是一个传说。它真正受到关注，是因为人们在 1970 年发现了芬奇博士写于 1967 年的论文。

曾有传言说柳田国男在“二战”刚刚结束时想要进入厄纳得山，但那应该不是事实。在日本似乎也有一些零散的研究，不过，我认为那些终归只是民间的传说。詹姆斯的小说《山坳之间》发表时被认为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没有人意识到，这部小说可能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写作的，人们把它视为一部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或者说是幻想小说。”

“嗯，《山坳之间》，的确，读来只会想到民间传说。”

“在我们学校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把它当作英国哥特小说的模仿之作来研究。”

“看哪，船已经开始出航了。”

羽奈向窗外望去，略微提高了声音。

大家的视线都被吸引到窗外。

窗外传来发动机低沉的声音，一艘船正在驶离码头。

这是一种形状狭长的屋船，可以在里面生活一段时间。驾驶船和居住船连接在一起，就像列车那样。如果一个小家庭单独乘坐一条船，那一定是相当富有的人家。人们通常都是和亲戚合乘一条船，或者是一个大家族合乘一条船。一个村落的人合乘一条船也不罕见。有的村落每年都是村民一起合乘一条船，轮流驾驶船只。有些地方偏远的村落，或者十分贫困的家庭，就只在有不幸的事发生的年份过来参加。据说，尽管亡灵节被指定为重要的民俗文化遗产，政府也提供补助，但是，这一习俗还是在逐渐消逝。现在，很难完全像过去一样保证所有人都在厄纳得山度过亡灵节。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家庭结成互助会，确定一个顺序，定期前往参加，或者只在发生不幸的事的时候参加。或许，变化的浪潮也正在侵袭这个思维保守、节奏舒缓的维国。

厄纳得山的水闸在黎明时分开启。配合着这个时间，船一艘一艘起航，船与船之间留出一定的时间间隔。船彻夜航行，速度缓慢（据说和带着幼崽的野鸭子速度差不多），几乎要在河上漂流大半天。

“今年果然来了很多人啊。”

“那是自然，往年没有发生过这么具有冲击性的大事嘛。今年有这么多人出乎意料地死去，大家都很关注呢。”

“嗯，各种各样的话题简直层出不穷。”

“哎，正说着呢，又一个话题来了。”

真理子一直和教授并肩坐着轻声聊天，这时忽然悄悄用手肘碰了碰淳。于是，淳也跟着抬起头来，朝同一个方向看去。

一个女人走进了咖啡馆，一看就是那种表面斯文有礼、骨子里却十分倨傲的人。

她颧骨高高的，脸上仿佛写着“我和你们这些女人可不一样”。

她年纪将近五十岁。不过，金发还带着光泽，脸和脖子的线条也很柔和，可以说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是，那双略微发灰的冰蓝色眸子，却明确地宣示“无聊的家伙不许接近我”。

她脚穿一双系带的高筒皮鞋，一身黑色的礼服。那一身全黑装扮，感觉像是刚去参加了一场葬礼。

这个高个子女人身后跟着一个半老的驼背男子，好像画上的管家。他似乎是她的侍从，中规中矩地托着她的黑色外衣，恭恭敬敬地帮她拉开椅子。淳以为自己钻到狄更斯的哪部小说里了。

“她就是‘嗜血狂杰克’，也叫黑寡妇。”

羽奈在淳耳边悄声说。

“为什么她要穿得像去参加葬礼？”

“为了方便吧。”

真理子说话时脸上浮着一丝嘲讽的笑意。

“方便？”

淳反问。

“今年，她的第五任丈夫死了。她的每一任丈夫都是死于某个事故，都给她留下了巨额遗产。她也算有经验了，丈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死去，所以平时一直穿着黑衣服做好准备。”

淳对真理子毫无怜悯的口气感到困惑，同时，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液：“那……那你是说，是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像杀死六个妻子的蓝胡子一样？”

“这个嘛，等着瞧她今年死去的丈夫会说什么吧。”

看到真理子脸上现出快意的笑容，淳忽然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亡灵节时，她今年死去的丈夫会回到厄纳得山——这样的话，也许就会告发她的罪行，这不就引起大骚乱了吗？她明知会这样，还要来这里？”

在心底，淳逐渐预感到在厄纳得山即将发生一些事。

这太重大了。在厄纳得山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大家在开玩笑，嘲弄我这个外乡人？淳感到头脑中一片混乱，脊背上直冒冷汗。难道自己即将踏入的是一个违背常理的地方？

真理子哼了一声，冷冷一笑：“你不明白，如果在丈夫死去这一年她不肯来厄纳得山，反倒会被人告发她有罪。她是有把握才来的。‘客人’不会说谎，淳，你要记住，厄纳得山的‘客人’的话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提出的。她是相信丈夫无法证明她做过坏事，所以才这样毫无顾忌。”

“可是，今年可不知是什么情形。”

刚才一直在慢慢喝着红茶的琳德（唉，她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杯红茶了）冷静地开了口，那富有张力的声音中充满着年长者特有的说服力：“托马斯是个非常聪明的男人。我一直在暗中期待，托马斯可能在生前就已经着手要告发她了。”

“哎哟，那这样好了，我们打个赌，这是个好题目，赌托马斯是否足够聪明，是否看破了他妻子的阴谋。”

“赌什么由我来决定吧。”

教授指着自己的脸，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

“哎呀，让我也参加嘛，我把关于托马斯的剪报都带来了呢。”

羽奈不满地撅起嘴。

“噢噢，真是很用心啊，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剪贴簿里。”

“不要啦，我已经放到我自己的相册里了，不需要借用别人的剪贴簿。”

“噢，夜晚真是漫长。托马斯事件，还有‘嗜血狂杰克’事件，我最好挑战一下我灰色的脑细胞。”

“我也这么想呢。”

也许是心理作用，看上去，羽奈和教授之间似乎有火花溅起。

真理子停止了动作，似乎在倾听着什么声音。

“码头上的钟声响了，教授，我们是第几班船？羽奈，从你的位置上能不能看到船的号码？”

“‘丙七’，是丙的七号。”

“噢，是我们的船。快点儿，大家快走！穿外衣！”

教授把剩下的啤酒以一种艺术化的技巧倒进嘴里，慌忙站起身来，另外四个人抱起外衣紧随其后。

没有风，但是非常冷。

码头上，几个穿着粗呢外衣的男子正在审查进山许可证。他们态度温和，目光却很锐利。这些人是国家公务员。乘船进入厄纳得山的人的名单事先已经提交上去，与户籍核对过了。淳则要出示护照。说实在的，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可真是不容易。

只有蜿蜒的河面还残留着暗淡的橙色光辉，在昏暗的天空下向远方流淌着。

淳很紧张。脸颊是冰冷的，内心却有滚烫的东西在沸腾。

终于，要去厄纳得山了。

一艘明亮的淡蓝色的船，一个戴着大镜片眼镜、给人感觉很舒服的年轻人在等着他们。

他是教授雇来的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叫吉米·坎贝尔。这段时间，很多年轻人都在各地区政厅的通告栏张贴告示，表示自己可以夜晚帮人驶船，以便搭船一起去厄纳得山。这些人想去厄纳得山，但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去，或者不方便与亲戚一起去。区政厅和志愿者帮助协调，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加亡灵节活动。

淳局促不安，穿粗呢外衣的公务员倒是很绅士。他们审查了几份文件，核对了名单和已经提交的文件，结果似乎还是篠田教授的信用担保最起作用。终于踏上这条船，身体随着船只轻轻一荡，那一瞬间，淳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陛下荣光永驻，格言长存！”

“陛下荣光永驻，格言长存！”

人们将左手按在胸前，庄严地交换着问候。这时，船缓缓地改变方向，分开水面，向前驶去。

这只是一条小河，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

淳却非常激动。

他抬头望着码头旗杆上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可是，这国旗的红色和蓝色居然弄反了。

码头渐渐远去。已经看到下一班船在缓缓移动，传来提示登船的钟声。

“陛下荣光永驻，格言长存，是这样说吗？你们有什么事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吗？”

淳站在狭窄的甲板上，低声问道。他身边的羽奈轻轻点了点头。她抱着胳膊，似乎有些冷。另外三个人已经迅速地进入了船舱。羽奈和淳一起凝视着渐行渐远的码头。不一会儿，码头和咖啡馆林立的生活区变得遥远了，古老的护岸在左右绵延着，树林葱郁茂密。只能听到船的发动机的声音，周围一片寂静。

“是啊，我们从小就习惯这样讲了。”

也许是因为年龄相近的缘故，淳和羽奈最谈得来。她今年十八岁，刚刚进入维多利亚大学，专业是媒体学方面的。

“陛下荣光永驻，格言长存……哦，对了，‘格言’这个词的发音原先不是英文中的‘格言’一词，是日语，本来应该是日出之处的女皇陛下和天皇陛下的意思。后来，有的发音脱落，有的发生了变化，演变成接近英语式的发音，听起来就成了‘格言’ motto 这个词了。”

淳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了，点了点头。羽奈展颜一笑：“我们唱《伦敦桥要塌下来》的时候，最后就成了这样：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r Emperor. 你听得懂吗？”

“啊啊，明白了，这里毕竟是远东·维多利亚·爱尔兰啊。”

“是这样的。”

“啊，太阳还没有落山啊，虽然光线已经逐渐暗淡下来了。在东京，这个季节，五点钟左右天就黑了。”

“淳，你身上有一股东京的气息。”

“什么？”

淳看着羽奈发愣。羽奈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东京的气息是什么气息？”

“我也说不好，应该是城市的气息，是现代社会和发展的气息吧。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某种不一样的气息？”

羽奈好像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表达，眼睛朝上瞟着。

淳下意识地吸了吸鼻子：“这个嘛，我闻到了森林的气息，氧气的气息，城市的近郊保留着这样古老的森林，这在东京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还有岁月的气息，记忆堆积的气息，传统的气息，也就是这些吧。”

“哎呀，看不出你挺有诗意，记忆堆积的气息，说得真好。”

淳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脚边动来动去，低头一看，两只三色猫偎在自己脚边，吓了一跳：“哇，哇，这猫是怎么回事？”

“哦，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桑尼和赛德，它们都正式取得了进山许可证，名字都写在乘船名单上的。”

猫儿好像知道人家叫它们的名字，喵喵叫着。

“嗯，名字好讲究啊。”

淳其实最怕小动物，只好竭尽全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

“是从 sunny side up 这个词取的。”

“只煎一面的蛋？”

“是，给它们取的是和蛋有关的名字。”

“和蛋有关？”

“蛋是非常重要的，是生命的开始，是一切的起源。”

羽奈轻巧地抱起两只猫，送到淳的胸前。猫儿兴致勃勃地把爪子搭上淳的毛线衣，淳一阵心慌。

“可爱吧，白色多的是桑尼，黑色多的是赛德。”

“是这样啊。”

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勇敢地把猫抱在怀里，内心深处却又一次明白，自己的确是怕猫怕得不行，如假包换。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呢，不管是小婴儿还是小动物，只要是软软的东西，就无条件地断定这东西可爱？

“对了，羽奈，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淳搜肠刮肚，拼命地想该问什么问题。

“可以啊。”

羽奈似乎并没多相，呼扇着长长的睫毛户着淳。

“那个……实际发生时是怎样的？是能听到一种声音吗？”

“实际发生时？什么事实发生时？”

“哎，就是……刚才说的那件事，在厄纳得山会发生的事，大家都说会发生的那种事。”

“啊啊。”

羽奈轻快地点了一下头，忽然仰起脸，带着几分戏谑看着淳：“是啊，你觉得大家说的都是一种比喻。那你呢？你觉得应该是怎样的？”

“我说不出，我从没见过，关于厄纳得山，我所了解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说那件事的时候，我认为可能是招魂术，有一个萨满之类的巫师，替死者说一些话，大家都在那里听着。又或者，有一种神秘的仪式，从亡灵节高潮时发生的一些事来解读死者的语言。可是，刚才我听大家讲的，好像是死者本人会真的出现在我们眼前、和我们说话一样。”

“是的，正是如此。”

羽奈理所当然似的点了点头。淳有些仓皇失措。

“正是如此？你说正是如此？死者真的会出现，就是生前的样子？”